

他們與我們¹

——《他們的 911》帶給我們的啓示

潘家恩

~~~~~

“911 事件”雖然已經過去 7 年了，但它至今仍然成爲影響我們的重要事件。作爲新千年的第一年，它就給樂觀而善良地相信“明天會更好”的人們一個停頓，同時更是一個警醒。

自稱爲最安全的地方已經不安全，人類文明標誌之一的飛機同時成爲災難製造者的工具，世界經濟中心和高科技的象徵——世貿大廈成爲最易被選定的襲擊目標。在全球化高歌猛進的今時，忽然出現的這個不和諧音符，是否可能讓我們在中場休息、神閒氣定之後再度被出演和觀看？

而“911 事件”之後的反應，既有大大小小“憤青”、“憤老”們興災樂禍式的言論，也有香港學者公然“反省個屁！”“對伊斯蘭恐怖分子作戰，高於一切，沒有時間來婆婆媽媽的反省”<sup>2</sup>之類的說法，雙方雖然看似水火不容，但卻互相促進，相克相生，如此對稱地發生著。論戰或洩憤完後，世界依然如故！

作爲近年來虛構想像型災難片的真實上演，911 事件理應給更多文化工業製造者和大眾流行的引導者們更多的素材。但是，很多演藝界人士還是拒絕這個敏感的題材，與其說是他們害怕主流的輿論壓力，不如說，這場災難給美國人心頭的打擊實在太大了，恐怕連導演自己也生怕褻瀆了死難者的亡靈。

正是因爲事件後的這種反應，斯洛文尼亞藉思想家斯拉維·紀傑克在 911 後的新書《歡迎光臨真實荒漠》中認爲，主流社會對於“911 事件”的理解，使得其不但沒有撼動我們的日常生活意識形態，還導致其他可能的倫理—政治選項被排除。如果我們不能在全球資本主義敵對的脈絡中思考“911 事件”，那麼想要掙脫辯證對立的惡性循環將是遙遙無期。<sup>3</sup>

2002 年，一部叫《他們的 911》短片集卻成爲了可能的特殊，十一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導演，以完全不同的角度，就“911 事件”爲題，各拍出一部 11 分鐘 9 秒的短片，來紀念 911 事件，犀利的觀點與高度的創意，大獲各界好評，全體導演在威尼斯影展中得到聯合國特別大獎。

或許在各種比賽和獎項讓人眼花繚繞的今天，用死亡和災難換取的光環將是生者的媚俗和對逝者的殘忍。同樣，當反思和拒絕廉價的主流表達已經成爲沒有站在人類高度的嫌疑

---

<sup>1</sup> 本文深受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陳順馨、劉健芝、戴錦華三教授合開課程《和平和日常生活》的啓發，在此向三位老師深表謝意！

<sup>2</sup> 陶傑，《“反省”個屁！》，選自《當眼淚凝固成原子彈——美國 911 恐怖浩劫的記錄與解讀》，馬家輝主編，2001，香港：明報出版社，第 217—220 頁

<sup>3</sup> 斯拉維·紀傑克著，王文姿譯，林淑芬校，2006，《歡迎光臨真實荒漠》，臺北：麥田出版，第 19—21 頁

而遭到圍攻時，《他們的 911》還是勇敢的站了出來，給我們提供了多種的不同聲音，雖然可能如同影片中的第二個短片（法國導演 Claude Lelouch 執導）——一個法國的失聰女攝影師愛上一個紐約的聾人旅行團導遊，但他們那天爭吵了，第二天，在短暫的爭執後，導遊去帶團遊覽世貿雙子樓，那天的日期是 9 月 11 日。女孩很傷心，打開電腦，打算給他留下一封信就走，可寫的過程中，屋子一直在震顫，小狗“鋼琴”也很不老實，她想了想，寫道：如果我們能重新開始，除非發生奇跡。這時候，頭頂上代替門鈴的燈閃了起來，女孩很高興去開門，發現他站在門口，一身的牆灰，渾身顫抖。她驚訝著，安撫著他……片子的拍攝技法很獨特，幾乎完全是按照女孩視角來拍，所以整個片子幾乎沒有聲音。

如果它能給我們帶來什麼，絕不是因為在七嘴八舌和實際化歸為的兩種聲音中，11 個聲音就能有足夠的分貝，就足以奢望改變人們的憤怒、焦慮和發洩快感。但它卻可能給那些渴望跳出二元對立的人們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和打開想像的素材。

### 第四次世界大戰

2004 年，另一部由美國導演邁克爾·摩爾拍攝的記錄片《華氏 911》在戛納電影節首映，結束後響起的掌聲長達 20 分鐘。影片集中於 2001 年“9·11 事件”前後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列舉若干證據直接指出喬治·布希總統與“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有確鑿的資料表示，美國中情局當年更曾經直接訓練和支持本·拉登以對抗蘇聯，其本身就是中情局的產物。<sup>4</sup>

美國當代思想大師喬姆斯基更直截了當的指出：我們不該忘記，**美國本身就是頭號恐怖主義國家**。美軍自一八九九年起長期佔領古巴、一九二五年入侵尼加拉瓜、一九一六年入侵多明尼加、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八二年入侵黎巴嫩、一九六一年入侵古巴、一九八三年入侵格瑞那達、一九八九年入侵巴拿馬……<sup>5</sup> 美國是世界上唯一被國際法庭譴責施行國際恐怖主義的國家，而且美國拒斥了聯合國安理會呼籲各國遵守國際法的決議案，而這些事卻一貫地被隱而不彰<sup>6</sup>

另一方面，“911 事件”以後，阿富汗人口有一半以上陷入慌亂的逃難之中，上百萬人湧向巴基斯坦和伊朗邊界，成為預期戰爭的難民。<sup>7</sup> 從電視裏更能看到，紐約街頭的若干受訪者悲憤地向記者表示，他只想駕了飛機，把那些中東的阿拉伯國家炸回到“石器時代”……<sup>8</sup> 而在一項《911 事件給美國公眾態度和行為帶來的變化》調查中發現：其中分別 95%、93% 的被調查者支持“增加員警”和“發展新軍事力量”，而分別 69%、66%、48% 的被調查者支援“增強監視”、“突擊搜查”、“安裝竊聽器”。<sup>9</sup>

就是在這樣的民意基礎上，美國政府正試圖利用“9·11 事件”這個機會，強行推行其既

<sup>4</sup> 馬家輝主編，2001，《當眼淚凝固成原子彈——美國 911 恐怖浩劫的記錄與解讀》，香港：明報出版社，第 234 頁

<sup>5</sup> 同上

<sup>6</sup>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著，丁連財譯，2001 年 12 月，《9·11》，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43、49 頁

<sup>7</sup> 舒遲，《國際恐怖與國際政治》，《讀書》，2001 年 第 11 期

<sup>8</sup> 王曉明，《當代政治的失敗》，《讀書》，2001 年 第 11 期

<sup>9</sup> 劉金雲，2002，《911 事件給美國公眾態度和行為帶來的變化》，選自《清華社會學評論》，社科文獻出版社

定的工作要領：更廣泛的軍事化，包括代號“飛彈防禦”，把太空軍事化的計畫；削弱社會民主方案，也削弱對環保、健保問題以及企業全球化嚴重後果等的諸多疑慮；擬定措施，把財富大幅轉移到極少數人手上（比如減免企業稅賦）；嚴密控制社會、以便消除公共辯論和抗議的空間。<sup>10</sup> 遠在彼岸的部分中國知識份子更認為：此次恐怖事件發生後，全世界的人神公憤表達的高度共識，正是建立新的全球規則的基礎。<sup>11</sup>

結果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難道不是美國霸權在各方面空前的強化，以及所有的國家機器，獲得前所未有的動員嗎？<sup>12</sup>

而被譽為“美國良心”的已故美國學者蘇珊·桑塔格更指出：真正的戰爭都有開始和終結。哪怕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駭人、棘手的衝突，也有終結的一天。但這場反恐戰爭卻可以沒有終結。這就是一個徵兆，表明它不是一場戰爭，而是一種授權，用來擴大使用美國的權力。<sup>13</sup>

所以，法國當代思想大師尚·布希亞認為，恐怖主義就像病毒，無處不在。<sup>14</sup> 目前更存在著一種根本的對抗，它超乎了美國幽靈和伊斯蘭幽靈，正是那個全面勝利的全球化在跟自己戰鬥。就此而言，我們的確可以說這是第四次世界大戰，一場唯一真實的全球性戰爭，它以全球化自身作為這場戰爭的賭注。……恐怖主義是不道德的，同時也是對本身就不道德的全球化的一個回應。<sup>15</sup>

這場更具象徵和症候意義的“第四次世界大戰”，雖然規模和慘烈程度未必如我們熟悉的前兩場戰爭，但其所反映出的全球化和當前發展模式的內部劇烈衝突，卻是世界性的，它同時還將並生著全球化內部特定目的的其他戰爭——能源搶奪戰、貨幣保衛戰等，其產生的影響也絕不止於“911事件”及“反恐”本身。

也正是因為“911事件”，使得美國一名帝國“經濟殺手”柏金斯（John Perkins）看到美國這個全球帝國如何招惹了被經濟殖民的民眾的公憤，無法再忍受沉默，撰寫了一部自傳，述說他親身參與的美國帝國侵略行爲，成為高踞《紐約時報》排行榜榜首的暢銷書。之前，他多次想撰寫自己的故事，但或被人高價收買，或恐懼遭遇報復而甘休，911事件讓他撰寫這本書，是要籲請美國人起來阻止企業帝國的擴張。<sup>16</sup> 書中揭露的一幕幕比好萊塢大片還驚險的“發展—國際援助”內幕據傳將被搬上銀幕，而其中的主要做法和影響至今卻仍然在各個發展中國家陸續上演。

雖然“經濟殺手”們雙手沒有沾滿鮮血，甚至與中情局等部門也沒有任何直接的聯繫，他們只是以提供援助等充滿道德光輝的名義到各個需要的國家去做正當生意，但他們卻同樣起到了“殺人”的效果——當地政府倒臺、元首遇刺、本土經濟崩潰……

<sup>10</sup>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著，丁連財譯，2001年12月，《9·11》，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37頁

<sup>11</sup> 《今夜，我們都是美國人——致布希總統和美國人民的公開信》，包遵信、餘傑等14人

<sup>12</sup> 斯拉維·紀傑克著，王文姿譯，林淑芬校，2006，《歡迎光臨真實荒漠》，臺北：麥田出版，第263—269頁

<sup>13</sup> 蘇珊·桑塔格，黃燦然譯，《真正的戰鬥與空洞的隱喻——紀念911一周年》，原文發於《紐約時報》，中譯發於《傾向》第14期911特輯

<sup>14</sup> 尚·布希亞著，邱德亮、黃宏昭譯，2006年，《恐怖主義的精靈》，臺北市：麥田出版，第37、38頁

<sup>15</sup> 同上，第39頁

<sup>16</sup> 劉健芝，《希望的土壤》，《讀書》，2006年第5期

所以，從這個角度說，戰爭將不僅僅是戰場上的廝殺，還包括戰前和戰時的社會動員、組織、教育、訓練，也包括戰後帶來的深遠和廣泛影響。<sup>17</sup>

而作為大多數的普通人，“911 事件”以後的生活，有著什麼樣的變化？那借“911 事件”為名而擴張出的對公民與非公民的監視、檢查、拘留的行政裁量，是否真的是“愛國”法案？——是否如桑塔格說的：要愛國，不要思考！讓你做什麼就做什麼！”<sup>18</sup>

《他們的 911》正是在這樣的“戰爭論述/修辭”影子下，進行一種不同於“戰爭—和平”想像的新嘗試。

### 怎樣的平民？怎樣的視角？

1999 年 3 月“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時，一名叫做 Jasmina Tesanovic 的平民、母親、女兒、知識份子寫下了在網上廣為流傳的《貝爾格萊德日記》，其中說道：當一名美國國會議員估計科索沃回復和平的代價就只是二十萬平民死亡時，當克林頓總統說為了美國的女學生著想而需要一個安全的歐洲時，當塞爾維亞總統米洛舍維奇說我們要戰鬥至最後一滴血流光時，我只感到要流血的只是我，不是他們。他們全都不單成了我的敵人，還成了怪物、人狼、以流血的量（當成燃料），算計著經濟政治與民主人權該如何取捨。<sup>19</sup>

和美國為首而發起的這場戰爭一樣，“911 事件”也讓我們聽到了各種所謂的理由及影響。理由者，不乏民主、文明、推翻獨裁、文明衝突云云；影響者，不乏經濟、外交、政治、安全保衛云云。總之，都是“大敘事”，都是那些能夠站在鎂光燈前面的政治領袖、戰爭發起者、獨裁者——那些有權呼籲別人“戰鬥至最後一滴血”的人，那些都可能是他們的表演。而不是作為母親、女兒的普通平民的日記式表達。

當然，“911 事件”最讓人悲痛的也是忽然之間那麼多人失去了生命，而他們，正是平民。事件後也有很多生還者或目擊者的回憶和反思，如在香港“本港臺”於 2001 年 11 月 11 日在《時事追擊》中採訪了幾名“911 事件”的香港“生還者”，談話中，生還者和家屬既悲痛又慶倖，經歷大災難後，發現原來世界萬物的美好，親情的可貴等等。從採訪的環境和介紹中，我們也發現這位香港朋友，如何在美國從底層開始奮鬥，然後一步步的成功到世貿大廈工作。

忽然間，一個十分不應該但卻真實的判斷提醒了我，“911 事件”的生還者會是什麼樣的人？平常的他們會從什麼樣的角度看問題？而常識則告訴我們，在世貿上班意味著什麼，對於這些超級寫字樓中上班/生活的人們來說，一直以來，世界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這裏不會有天氣冷暖和只有在媒體裏看到的人間不公，中央空調、年輕禮貌的保衛、玻璃幕牆已經為他層層遮罩了極端天氣、世俗、不平、和那些不願面對的真實。優雅地喝著來自遙遠國度咖啡的他（她）們，正商談著如何輕易的讓自己的身價在金融和投資市場裏增加多少，當然不會想到遙遠國度咖啡農的貧困，不會去懷疑自己這種生活方式有什麼樣的問題，不會去

17 許寶強，2008，《告別懶人常識——尋找多元的文化生活》，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出版，第 143 頁

18 蘇珊·桑塔格接受《明鏡》週刊訪談，<http://www.ewen.cc/av/bkview.asp?bkid=74754&cid=168395>

19 Jasmina Tesanovic，楊愛媚譯，陳順馨校，《貝爾格萊德日記》，《基進論壇——香港文化社會評論期刊》，2000 年 12 月，第 6 期

關心那個玻璃罩以外的世界，但他們卻可能掌握著這個世界的經濟走向和股市的升跌。

**同樣的平民，那些看似在場的缺席者，那些被不斷地代表和做為發動另一場戰爭名義的更多數平民，他們在哪里？**

在《他們的 911》中的第十個短片，美國導演 Sean Penn 避開了 911 當天的喧鬧，選擇了同一個事件中的另外一個平民——一位住在世貿大廈附近，一直在陰暗的居所裏懷念逝去妻子的老人。日子一天天單調地過去，和他的心情一樣，因為在雙子塔的陰影下，那盆寄託著思念和希望的花也枯萎了，而這一切直到有一天，驚奇的他忽然發現久違的陽光重新一點點射入房間，那盆花竟神奇的重新綻放了，電視裏正在迴圈播報著世貿塔樓倒塌的新聞，而對於老人來說，好像一切都沒有被看見，“911 事件”對於他的影響只是一——奪去他本應享有陽光的不可可能改變的事實改變了，花兒活了。

第五個短片是非洲導演 Idrissa Ouedraogo 的作品，他以一部“喜劇”形式拍出了一群非洲小孩眼中的“911 事件”，一個非洲的孩子媽媽生病了，無錢醫治，非常頹廢和著急的他聽說抓到本拉登可以領到一大筆錢，忽然間他看見一個長得很像拉登的阿拉伯人，為了替母親治病，於是他就拉著一群同學去捉拿“本拉登”，費勁周折後，“拉登”還是坐著飛機跑了，他哭得非常傷心，而沒有改變的，還是母親越來越嚴重的病情。對於這位非洲小孩來說，“911”以及由此引起的反恐行動，是他改變家人命運的一次難得機會，同時也是一次善意而勇敢的行動，當然，從一開始，就已經註定將要失敗。

也許我們會說，這兩部短片太過冷靜甚至殘酷。沒有和我們一樣地充滿憤慨並站在人類的高度上。而這些獨特的視角正也是短片能夠帶給我們震撼和想像空間的地方。然而，這絕不代表著，導演們的心中沒有同情和憐憫。

作為開首短片，以《黑板》贏得國際聲譽的伊朗導演 Samira Makhmalbaf 同樣選擇了一群鄉村孩子們的視角，在伊斯蘭世界聽聞美國被炸的消息後，都預感著災難將至，大人們紛紛開始用泥土和水製作抵制襲擊的“泥磚”——對於美國現代化部隊來說，那無疑是螳臂擋車。在土窯洞裏，一個鄉村女教師試圖告訴一整班的伊斯蘭難民孩子雙塔倒塌的新聞，但孩子們卻無法理解那離他們太過遙遠的事情，有的學生則根據他們的教義，堅定的說“神不會毀滅人類”，“神沒有飛機”……儘管很可能他們即將成為隨之而來的災難受害者。

最後，這位無法解釋清楚但十分偏執的女教師還是帶著學生們走出學校，去看荒野中最高的建築物，那個正在製造著抵抗“武器”的地方——磚窯煙囪。讓全體孩子為“911”的死難者默哀。

而在受襲擊的本土，作為一個美國人，喬姆斯基在 2001 年 9 月所接受的三次採訪中向我們說出了可能被忽略的另一個真實：據《紐約時報》報導“紐約街頭幾乎聽不到主戰的聲音”，即使在為罹難者舉行的大型戶外追悼會上，呼籲和平的聲浪“遠遠壓過要求報復”。<sup>20</sup>但更多美國媒體卻不肯報導這場可能自反越戰以來最大型的反戰運動，美國一百四十六間大學組織反戰，但香港報館由各大美國通訊社收到的相關圖片合共只有十一大張，是一天收

<sup>20</sup> 諾姆·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 著，丁連財譯，2001 年 12 月，《9·11》，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32 頁

到“911 事件”慘情圖片數量的百分之零點二。<sup>21</sup>

正是這種單一視角的壟斷和對其他平民聲音的遮蔽，習慣了“刺激—反抗”的我們不可能想像那些“邪惡”國家的人民可能也正在為“911”死難者默哀，我們更不可能想像“911”以後，會有不少美國受難者家屬站出來，反對以他們的名義去發動戰爭，並親自到伊拉克與懷有同樣心情的當地死難者家屬見面。

斯拉維·紀傑克在《歡迎光臨真實荒漠》中還指出：今日所有我們用來指稱現有衝突的主要辭彙——“對恐怖主義開戰”、“民主與自由”、“人權”以及其他相關辭彙——都是錯誤的，因為這些辭彙蒙蔽了我們對情況的感知能力，使我們無法思考。<sup>22</sup>

正是這些被充分放大的聲音，充滿著我們的生活，不一樣的聲音是否又存在著被聽見的可能？

### 3、3000 和 25,000

在記錄片《華氏 911》中，有三個“9·11 事件”的間接受害者：那個曾經因為全家多人為美軍服役而倍感自豪的母親萊拉——但伊拉克的“聖戰”卻奪去了親愛兒子的生命；一個在白宮門口搭棚而坐，不斷與更多路人分享的無名平民——因為戰爭給自己及家人帶來無盡的痛苦，還有一位，就是萊拉戰場喪命的兒子——在給家人的信中，表達了自己對戰爭的厭惡。

為瞭解萊拉兒子生前可能的生活狀況，記錄片採訪了一些駐伊美軍，有青年士兵興奮的表示，自己會將 CD 連到坦克上，這樣打仗會使人很興奮！而在其後對徵兵過程的實地採訪中發現，大多數年輕的駐伊美軍，都來自美國社會的中下階層，很多人是為了服役後可以獲得的大學學費，而另外一些人則是受了徵兵廣告和好萊塢電影的影響。年少氣盛的他們，正帶著一個為“邪惡人”世界帶去文明的朝氣而走上戰場。而幾乎沒有任何議員願意將自己的兒子送上戰場，雖然可能他們正最大聲的鼓吹著戰爭的正義和青年人的責任，按照導演的說法：“他們為我們而獻出生命”。

他們至今仍然不斷地獻出著生命，都是以“911 事件”中受害的 3000 多人的名義。而將有更多無辜的人則會因為這個過程的持續而不斷被添加到犧牲者的數字中。

不管以什麼理由，我們都應該深深地哀悼這 3000 名無辜的死者，應該看到那些充滿天真稚氣——可以將戰爭和音樂聯繫在一起——的美軍士兵也是同樣的無辜犧牲者和戰爭工具，而他們背後的親人和朋友，更是長期痛苦的承擔者。但是，為何前者得以在全球第一時間內反復同步的播放、不斷地呼喚著悲傷和仇恨。而被呼喚出來的後兩者，他們的痛苦，卻只能深深地埋在心裏，寫在信裏和長眠於地下。

因為對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和尚未泯滅的人性，我們可以感同深受“911”。民族國家都可以被超越，“想像的共同體”可以被再度的想像，於是“今夜，我們都是美國人”！

但為什麼，這種超越又是如此的高度選擇。在歷史上，許多時候，許多地方，對無辜人

<sup>21</sup> 馬家輝主編，2001，《當眼淚凝固成原子彈——美國 911 恐怖浩劫的記錄與解讀》，香港：明報出版社，第 194 頁

<sup>22</sup> 斯拉維·紀傑克著，王文姿譯，林淑芬校，2006，《歡迎光臨真實荒漠》，臺北：麥田出版，第 32 頁

民規模更甚於此的集體謀殺及更為劇烈漫長的慘劇——如在 1994 年，八十萬盧旺達（Rwanda）的圖西人（Tutsis）在幾星期內慘遭他們的鄰族胡圖人（Hutus）的屠殺，1990 年初在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Kurds）遭受大規模炸彈、毒氣攻擊……<sup>23</sup>，卻不曾被紀錄、被詮釋、被感覺和被呈現。

**為何我們沒有同樣義正辭嚴地宣佈：今夜，我們是伊拉克人/盧旺達人/阿富汗人……？**

是否我們真的已經進化到了如某些人所表態的那樣——每個人的權力同是同樣的不可侵犯。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的哭聲都是我們弟兄的哭聲。<sup>24</sup> 可似乎，電視新聞幾乎每天都給我們帶來世界各地的不同騷亂、殺戮及爆炸，大多數的我們已經隨著播音員“客觀中立”的職業性表達而見怪不怪了。

更何況，更多是我們絕沒有機會聽到的無聲哭泣！據聯合國統計，全球因饑餓和貧困每天都吞噬著 25,000 條生命。每 5 秒鐘就有一名兒童因饑餓而失去性命。多少年來，同樣的死亡，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著。<sup>25</sup>

雖然拿死亡的人數做比較似乎有一定道理，而且在學術研究也算合標準，**但以某種量表來為各種罪行定出大小排名，則卻顯得如此荒謬。**<sup>26</sup> 對於真實的死亡來說，一個都不能多，否則就是同樣的罪惡！

每日新聞中被炸死的幾個人不應該因為只是“911 事件”死亡人數的幾百分之一而成為忽視的理由；同樣，“911 事件”中喪生的 3000 多條生命也不因只是地球上每天餓死人數的十分之一，而讓我們回避襲擊行為的罪惡。或許，在生命面前，任何兩害相交取其輕的選擇行為，本身就是罪惡的一部分。

而作為“理性”的特徵之一，現代人頗為習慣和關心的衡量指標——資料，也將在生命的天平上失去意義，就像大家一直都聽說過的兩個資料，全球核武器加起來可以把地球毀滅 7 次，還是 30 次？

正是這些冷冰冰的數字左右著我們的判斷，也禁錮著我們的想像：還在饑餓線上掙扎的人們，那些採取自殺式襲擊的人（民族），又會是如何的絕望？

### 他們與我們

美國總統布希在 911 以後的 9 月 20 日國會演說上指出：現在無論任何國家必須做出決定：**如果不是和我們在一起，就是和恐怖分子（他們）在一起。**<sup>27</sup> 這一清晰界線的劃分，既表明了美國政府的強硬態度，也帶出了“反恐怖主義時代”的冷戰背景和冷戰邏輯。

有學者敏銳地指出：伊斯蘭國際恐怖組織近年來的發展與冷戰的結束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社會主義陣營的失利，造成第三世界國家自我定位的新困境，原有意識形態破滅造成了**

<sup>23</sup> 斯拉維·紀傑克著，王文姿譯，林淑芬校，2006，《歡迎光臨真實荒漠》，臺北：麥田出版，第 251 頁

<sup>24</sup> 《今夜，我們都是美國人——致布希總統和美國人民的公開信》，包遵信、餘傑等 14 人

<sup>25</sup> 消息來源：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FAO）（<http://www.wfp.org.cn/AboutWFP/FactsAndFigures.html>）

<sup>26</sup>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著，丁連財譯，2001 年 12 月，《9-11》，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 59 頁

<sup>27</sup> 馬家輝主編，2001，《當眼淚凝固成原子彈——美國 911 恐怖浩劫的記錄與解讀》，香港：明報出版社，第 54 頁

新的真空，而恐怖主義則成為現有的替代物之一。<sup>28</sup>所以，伊斯蘭也正代替共產世界，成為了歐美各國的“他者”。

正是在這個對“他者”的盡情想像中，原本在時空上多元的種種人物事都化成了一套滿溢著異國情調、僵固而內充統一的文化類型，同時卻也是面目模糊的一塊未知物。<sup>29</sup>“我們—他們”的劃分，建構和強化了“先進、文明、優越”的我們和想像中的“落後、野蠻、專制”的他們。

而在“911 事件”中，我們是誰？當然是代表人類最先進文明的美國人，是需要無條件和美國人站在一起的文明人，是長久以來為世界各地的民主化進程而奔波忙碌的世界員警，更是這次恐怖襲擊中的受害者。

他們是誰？是邪惡和該遭報復的人，是獨裁政府和原教旨主義者，是這次襲擊的加害者，更是一直以來西方先進文明的被拯救者。

在 11 個短片中獨得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的第六個片段，英國導演肯洛區（Ken Loach）藉一名現居倫敦的智利流亡者 Vladimir Vega 的回憶，口述一封寫給“911”受難者家屬私人信件，在哀悼和慰問的同時，指出在 28 年前的同一天（1973 年 9 月 11 日），他的國家也發生了重大的災難。美國為自身利益假借民主之名，支持政變行動轟炸了聖地牙哥，包括深受民眾愛戴的民選總統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在內，三萬多人死於非命，其結果導致殘暴的皮諾切特軍人獨裁政府上臺，而回憶者等大量人士則被迫流亡海外。

這是一個全世界共知的可恥事件，被與“911 事件”相對照。不是為了簡單的得出美國“咎由自取”“罪有應得”之結論，也不是去控訴著什麼，而是一個親歷事件的普通人，結合二十多年前的回記及當前的災難，平靜而飽含深情地對兩次事件中的受害者表達了同樣的心情，深深地震撼著每一位觀眾，同時也讓甚為挑剔和霸道的美國媒體啞口無言。

片中我們不僅看到了兩件事件看似偶然地發生在了同一天，更為“911 事件”，從廣大第三世界國家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實際遭遇中找到得以發生的部分原因。雖然 28 年後，作為受害者的“他們”和“我們”似乎對換了，但不變的，仍然是給普通犧牲者所帶來的影響，以及“我們—他們”之間越來越深的隔膜。

而作為恐怖事件的經常受害者，沒有比以色列感觸更深了，在第八個短片中，以色列導演 Amos Gitai 則是類似紀錄片的手法，幾乎完全一個長鏡頭到底，拍的是以色列國內一起爆炸事件後，軍方正在現場緊急救援，現場亂做一團，而來自紐約的女記者此時卻不顧一切沖在最前線，搶佔最有利地形以做出更形象真實的報導，這一行為顯然給現場的救援帶來或多或少的障礙。忽然傳來消息，紐約本部發生了同樣和更加可怕的事情。這位元非常職業的記者，起初怎麼也不相信，最後，無言地雙手抱頭坐在了一個旁邊的角落，身邊的救援工作依然在緊張的進行著……

對於那個電影中的女記者形象，我們應該已經很熟悉了，雖然由他（她）們在遙遠的“不穩定地區”第一時間內冒著一定的危險傳回來的現場新聞，對我們而言似乎尚不如某花邊新

<sup>28</sup> 舒遲，《國際恐怖與國際政治》，《讀書》，2001 年 第 11 期

<sup>29</sup> 梁文道，《想像伊斯蘭》，選自《當眼淚凝固成原子彈——美國 911 恐怖浩劫的記錄與解讀》，馬家輝主編，2001，香港：明報出版社，第 87—90 頁

聞而更能引起持續的關注，但我們還是會對他（她）們給予“敬業、客觀、公正”之類的評價。

而種種去“看”/“評論”/“參與”那些“他者之邦（往往是落後國家，或能發生更“刺激”事件的地方）”似乎也是現代新聞自由的一個不言真理，至於那“看—被看”、“看者擁有近乎全部解釋權，被看者無權提供夠信服的解釋”的權力關係卻從來不被最重視權力的我們記起。

更遑論那些被以“客觀、中立”為包裝而冷靜地向全世界批發或零售“他者的苦難”，不僅沒有成為事實上減輕或豁免的理由，放大後的“苦難”和“野蠻”更成為我們腦海中對他們定型的偏見——雖然，我們可能永遠沒有機會接觸到他們。

為了接近真實，不管有多少當地警方（軍方）的勸阻，短片中的那位元職業記者在現場仍然勇敢果斷地不停尋找新聞點，並及時做出必要的觀察評論，她當然沒有義務去體會“他者”的緊急、騷亂或者痛苦。

然而在 911 事件發生後，除正常人的應有反應外，做為一名到其他國家去“專業”“看”暴力現場的人，卻忽然面對自己國家發生了更嚴重的暴力，正在全球範圍內被迴圈同步的“被看”。這種轉化對於這名記者來說，似乎更加的意味深長。另外來說，正在看這個轉化過程的我們，是否也能產生對“被看”的“他者”的別樣認識？

在與採訪“911 事件”香港生還者同一期的《時事追擊》<sup>30</sup>裏，同時講述了香港穆斯林們在興建教堂中所遭遇到的困難。這個以國際化和多元化著稱的超級大都會，150 年前就開始傳入伊斯蘭教，目前全港已有 8 萬的穆斯林，但他們的生活空間很小，尤其是已經成為他們生活中重要組成部分的宗教公共空間，則更是缺乏，所以他們爭取再興建一個清真寺，但卻遭遇重重阻力。除政府外，更大壓力來自非伊斯蘭教的普通香港民眾，大家認為那樣將會干擾自己的正常生活，例如經常的鐘聲會影響休息，但實際上，清真寺根本沒有鐘！也有民眾則直接表示，雖然自己對他們一點都不瞭解，但卻已經有了對他們的固定看法，而且周圍的其他人也都是這麼看的。受“911 事件”的影響，大家對穆斯林這個“他者”更加敏感就不足為奇了。

對於這些和我們一樣的一般市民，雖然各種國際政治、經濟利益、媒體霸權可能都與他們沒什麼關係，但依然還有這樣或那樣的歧視性想像，這些都又是怎麼走出來呢？

是否如斯拉維·紀傑克所指出的，**召喚一種外部的敵人足以將焦點從緊張關係的真正源頭中轉移開來，而因此掩蓋了系統中的固有矛盾**，回想當年反猶主義的標準解釋便是將所有問題都轉移到猶太人身上。<sup>31</sup> 各種“我—他”的劃分，是否也已成爲大家內化後的主流邏輯，以及一種自我動員和自我表達的方式，以此來轉移自己身邊的各種矛盾，同時達到自我肯定的效果。

### 土壤和共謀

最後一個短片由日本著名導演今村昌平執導。一個參加了日本侵略戰爭的老兵回國後

<sup>30</sup> 香港本港臺《時事追擊》，2001 年 11 月 11 日

<sup>31</sup> 斯拉維·紀傑克著，王文姿譯，林淑芬校，2006，《歡迎光臨真實荒漠》，臺北：麥田出版，第 277 頁

認為自己是條蛇，而他的所有動作也都像蛇的樣子了——吃老鼠、咬母親的手、不用腿而類似蛇一樣在地上滑行。他的家人不知所措更難以理解，不得不將他關起來，最後他還是爬出了家，爬到山裏，在喝水時，忽然聽見妻子的叫聲，驚慌的他最後跳進了河裏，徹底地離開了所有的人類。

片中沒有讓人知道到底什麼具體原因使人變成了蛇，但那些戰場中老兵慘烈戰鬥的片段，卻給我們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間。影片最後留下的一句話則是：“世界從來沒有聖戰”！

雖然這部片子不是直接表現“911”，而是以當年日本侵華戰爭為背景。但**作為需要給觀眾打開更多思考空間的最後一個影片，導演顯然認為，使人變成蛇的“聖戰”是每個戰爭都可能採取的修辭**，二戰時期的日本是這麼說，本拉登是這麼說，攻打阿富汗捉拿本拉登的美國也正是這麼說。那是一場以保衛家園、文明戰勝野蠻為名義的聖戰，更是一場讓“人厭惡人”、“人主動離開家園（如片中的老兵）”的戰爭。

**但戰爭，難道不只是現代邏輯的極至而已！**

歷史上當然有過延續時間很長和涉及範圍很廣的戰爭，也有過尚武的時代和國度。西方歷史上幾次十字軍東征，東方也有中國古代的戰國時代。但是，這些戰爭與衝突，都沒有如現代社會那樣被制度性地嵌入到體制內部，沒有如此名正言順的國防預算、軍費開支、軍工生產、義務徵兵等等。……**暴力、戰爭、武器本身也都前所未有地被技術化、規模化、制度化和合法化。**<sup>32</sup>

**現代軍事技術早已使全人類都成為恐怖主義的人質。**……可口可樂與聖戰之間可能存在著因果關係，離開了經濟和文化的殖民化，就不能理解原教旨主義。911 製造者只是現代制度化的恐怖主義的產物，而不是它的根源，恐怖主義的根源是現代性本身<sup>33</sup>——也是世界性的資源和權力分配不均，是各式各樣的歧視和偏見，是從不間斷的合法和非法的暴力。<sup>34</sup>

今天，全球有 12 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遠遠超過農業文明時期全球的總人口數。1960 年，全球最富有的 20% 人的富有程度是最貧窮的 20% 人的 30 倍，1991 年則提高到 61 倍。更令人吃驚的是，全球 348 個富人在 1996 年的淨資產竟與世界上最貧窮的 23 億人（占當時世界總人口的 45%）收入的總和相等。<sup>35</sup>

如此巨大並在大部分地區相似發生著的差距，難道不正是仇恨和恐怖主義的真正土壤嗎？

一位老師在轉述她美國朋友在“911 事件”當天的經歷，由於其視線剛好可以目擊雙塔倒塌的現場，但他開始時一直沒有驚慌，而是在呆呆地看著，習慣性地在等待那個不可能到來的大團圓結局，因為眼前的這一幕跟我們平常看到的一些好萊塢大片竟是如此的相似！

而也正是我們所熟悉的文化工業和消費社會，讓越來越多將來可能面臨的災難成為了有驚無險的題材，其不變的結局必然是人類的勝利和英雄（通常是英俊勇敢的美國白男人）拯救世界（或在災難中拯救更多的人）。總是在**驚險連連的同時，不忘讓觀眾最後長舒一口氣，在獲得觀眾共鳴的同時也生產著獲救和勝利的快感，而這些也越來越成為現代人——日**

<sup>32</sup> 黃平，2006，《誤導與發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 143—150 頁

<sup>33</sup> 張汝倫，《恐怖主義的本源》，《讀書》，2001 年 第 11 期

<sup>34</sup> 許寶強，2008，《告別懶人常識——尋找多元的文化生活》，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出版，第 150 頁

<sup>35</sup> 孫家駒，《人、自然、社會關係的世紀性思考》，《北京大學學報》，2005

益依賴更多外在刺激才能保持興奮與時尚——的必要娛樂及生活方式。

但“災難製造者”和觀眾都意想不到的一個惡果——利用現代科技特效模擬出來的災難本身卻成為激發“恐怖分子”靈感和新手法之藍本和來源。一個最好的例證就是好萊塢電影導演以顧問的形式被反恐策略家請去。<sup>36</sup> 正是在這種真假難辨的虛幻中，我們則需要更加警惕“當警報成為了消費”——在消費的輕鬆愜意和時尚潮流中，真實存在著的警報是否正被掩蓋或得以輕易地消解？

而在虛擬影像為恐怖主義提供著可能類比目標的同時，真實的恐怖主義也同時正為現實世界提供了無盡的商機和流行元素。

不僅有不少百姓和線民對“911”頭號嫌疑犯本拉登進行個人英雄化，甚至炒購拉登紀念品。印有拉登肖像的衣服成為街頭名牌，拉登肖像中茂密的鬍子，深沉的眼神，亦被認為具有明星風範<sup>37</sup>，與拉丁美洲革命英雄切格瓦拉雙雙成為近年來青年們最時尚的偶像。並且，大家在各個論壇搶注拉登為自己的網名，好像以此來進一步在匿名網路世界裏表現出自己的反叛與特立獨行。

在消費的欣喜和狂歡中，一些人眼裏“最邪惡的人”及另一些人眼裏的“聖戰領袖”正同時被消費社會下的流行時尚成功地消解了。同時被掩蓋和瓦解的，還有那些反抗背後的略顯沉重的真正原因。

而就像平常我們談論其他社會問題一樣，為“恐怖主義”指認出一個“貧富不均”的土壤和“大眾流行文化”之類的共謀，那又是多麼的簡單和不費氣力。各種資料隨手可得，現實感受人人都有。可是，我們是否也可能因此而將問題外在化，失去反思自己的必要，而成為通俗版本的犬儒主義，**我們是否更要警惕同樣可能成為制度和主流價值觀合謀共犯的自己！**<sup>38</sup>

文化批評家李陀認為：真正的恐怖，是植根於當代文明內部的暴力形式。否則，為什麼面對這樣可怕的事情我們還能坦然面對，難道並不覺得恐怖已經進入我們的生活？為什麼在關掉電視之後我們還能把這世界看成是正常的，還能正常上班、下班、去散步、去聚會。

<sup>39</sup>

而從這個意義上說，戰爭離我們不是太遠，而是太近。正是這種長期活在戰爭邏輯中的經驗，讓我們過於習慣戰爭對無權無勢者的欺凌，喪失了聆聽、溝通、理解和耐心，更培養出視而不見的習慣。<sup>40</sup>

我們甚至也看見暴力的幻想和實踐正如何被視為有益的娛樂。<sup>41</sup> “911事件”以後，世界各地的男孩們不都開始流行“視頻殺人遊戲”、視頻遊戲“審問恐怖分子”（Interrogating the Terrorists）。我們自己的語言、生活和思維中又有多少“戰爭”和“暴力”的影子呢？

**我們太容易迷信**——對形形色色的現代共同價值，我們一直天真的相信，歷史和科技必

<sup>36</sup> 尚·布希亞著，邱德亮、黃宏昭譯，2006年，《恐怖主義的精靈》，臺北市：麥田出版，第83頁

<sup>37</sup> 《從“九一一”事件看中國融入全球體系的二元思潮》，沈旭暉著，選自《全球化與“中國性”》，宋耕編著，2006年，香港大學出版社

<sup>38</sup> 同上

<sup>39</sup> 李陀，《恐怖：植根於當代文明內部的暴力形式》，《天涯》

<sup>40</sup> 許寶強，2008，《告別懶人常識——尋找多元的文化生活》，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出版，第145頁

<sup>41</sup> 蘇珊·桑塔格，孫怡譯，明迪校，《注目他人受刑》，譯自《紐約時報》雜誌，2004年5月23日

將帶領我們走向越來越光明和富庶的明天，身邊的一些事實好像也能提供足夠的證明。可忽然之間我們卻發現，歷史的拯救者並非那麼的博愛、自信和義無反顧。為人類不斷帶去希望的最高科技，也可能帶來原子彈、毒氣室以及至今高懸的德摩克利斯之劍；發展給一些人帶來了便利，卻給為另一些人帶來了貧窮和仇恨，更給所有人帶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

**我們太不願相信**——影片和電視中正義化身的國家和英雄也可能有著“人性光輝”、“人類文明”之外的其他現實考慮；可以充分批評政府並一直以客觀中立自居的媒體未必能真正站在弱者一邊；世界上原來還有這麼多的不同，而包括文化和生態在內的多樣性正在被如此規模的消滅；各種差距又是如此之大，一些地方的發展正是建立在另一些地方的不發展之上。

**我們太容易依賴**——沒有車就不能出行，沒有電就無法工作，沒有肥皂劇就無法開心，沒有現代科技，生活就成爲黑暗的世界。

**我們總是心存僥倖**——相信科學和專業人士終將幫助我們克服困難，或許不久會發現新能源，或許海水可以變石油，或許全球暖化也可能是好事，或許明天有明天的辦法。

總之，**我們太相信**——在這個危機、眼淚和幻象都同樣可以被製造的現代社會裏——自己的判斷能力了。

### 多義的和平

在記錄片《華氏 911》中，有一個十分可笑的場景，911 事件後，有某降落傘公司的人被邀請到電視臺制做節目，向大家所傳遞出的基本資訊就是，住在高級寫字樓的白領們，爲了降低恐怖襲擊中的危險，可以集體購買我們公司的新型降落傘……

這或許更是我們的危險所在！當自負的我們回避了滋生恐怖主義的諸多土壤，“**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期待用所謂的新科技來爲尊貴的生命們多一絲的保險和自認爲的安全感。殊不知，“劫機”這一恐怖行爲本身不就是在利用最新的科技成果，這種“**以科技醫治科技**”的邏輯是否正妨礙著各種新和平行動的可能出現？

越戰期間，因美軍使用了化學武器，使占越南熱帶雨林面積的44%成了不毛之地。而海灣戰爭期間，因貧鈾彈的發射使海灣部分地區備受污染的同時，數百口油井晝夜燃燒的600萬噸原油，產生了每天達1000萬噸的煙塵，波及到大約有1億平方千米的空域，造成嚴重的大氣污染和局部的氣候反常。<sup>42</sup>

所有的這些所謂“戰爭終結者”，包括在日軍戰敗已成定局時，仍造成幾十萬無辜平民傷亡和後續影響的原子彈——是否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和平？正如害蟲隨著越來越多樣化殺蟲劑的使用而增強了抗藥性，戰爭將使恐怖主義分子數量增加，力量壯大。<sup>43</sup>

那一般只被定義成戰爭對立項的真正和平，還面臨著什麼樣的其他威脅？

在印度著名生態女性主義學者和社會活動家范達娜·席瓦看來，“911”事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反對一切形式恐怖主義的機會。將“911”後的世界定義爲“文明與野蠻”或“民主

<sup>42</sup> 蔡娟，《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生態文明發展之路》，《學術交流》，2007年4月

<sup>43</sup> 趙冰冰、劉兵，《席瓦和她的第三世界生態女性主義——“911”事件後發出的不同聲音》，《婦女研究論叢》，2002年，第3期

與恐怖”之間的戰爭是錯誤的。“這是兩種形式的恐怖主義戰爭，反映了互相之間的成見，基於此成見只能導致單一文化，削弱多樣性，而多樣性是和平的重要前提。他們分享了暴力的統治文化，他們使用相同的武器和技術。在暴力的定義和使用恐怖方面，他們相互克隆，他們犧牲的是世界各地的無辜人民。”

她特別強調，當全世界都關注世貿中心所受到的打擊時，被不公正、貪婪、全球化所破壞的數以萬計的家園、農場卻被忽視了。她還列舉了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經濟政治的恐怖主義——把人們推向貧困和饑餓；生態的恐怖主義——設想每座山峰都是自然歷數千年創造的一座世貿中心；技術和發展的恐怖主義——修建大壩使得數千萬人背井離鄉……**她有些極端但又毫不客氣地指出，對於因生態惡化而去世的人民來說，布希總統就是一個生態恐怖分子，因為他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世界貿易組織被稱之為世界恐怖組織，因為其規則否決了數百萬人生活和生存的權力。<sup>44</sup>

從這個意義上說，**恐怖主義將絕非一般所稱的“弱者的武器”**。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們同樣以“聖戰”的名義，更常年地傷害自己國家的貧苦和受壓迫的人民<sup>45</sup>。我們需要做的，或許正是進行“武器的批判”。使和平不僅僅是戰爭的準備，更是人們的一種生活習慣。

<sup>46</sup>

和平還應該是一種文化及生活方式，當面對身邊各種社會暴力、家庭暴力、自己內心的暴力，以及其他不叫暴力但在客觀上卻可能給他人造成影響的言行時，是否我們可以有著足夠的警惕和充分的敏感。

### 我們可以如何發聲？

法國思想家福柯的名言“關鍵的不是神話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神話的年代”，**當我們去描述和理解一場戰爭或災難時，如何訴說，可能和戰爭或災難本身一樣重要。**

什麼是戰爭？歸根結底，戰爭建基的是一種敵我分明的態度，“不是你死，就是我亡”<sup>47</sup>正是這種態度延伸到了我們習以為常的各種討論。

“911 事件”以後，中國知識界發出了包括《今夜，我們都是美國人》在內的兩封公開信，有人則將其歸納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陣營的集體亮相，更是自由主義陣營向以“新左派”理論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陣營的宣戰。<sup>48</sup> **好像這場災難反而給了我們更加明確自己及對方立場的機會。**

而這種手法相似的簽名和公開信，無疑成為了近年來我們面對各種重大事件的習慣性反應。於是，觀點和發聲者被戲劇性地劃分為互相對立的兩類，**作為冷戰重要債務的二元對立思維成為我們發聲或表態時的基本原則——對方反對的，就可能是我們支援的！在替對方簡**

<sup>44</sup> 趙冰冰、劉兵，《席瓦和她的第三世界生態女性主義——“911”事件後發出的不同聲音》，《婦女研究論叢》，2002年，第3期

<sup>45</sup>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著，丁連財譯，2001年12月，《9·11》，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第65、34頁

<sup>46</sup> 許寶強，2008，《告別懶人常識——尋找多元的文化生活》，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出版，第148頁

<sup>47</sup> 同上，第143頁

<sup>48</sup> 馬家輝主編，2001，《當眼淚凝固成原子彈——美國911恐怖浩劫的記錄與解讀》，香港：明報出版社，169頁

單化地貼上標籤後，對方的不義，似乎可以用來證明自己的正確及道德高度。同時，雙方似乎正同樣地以對方的方式來定義自己，並且劃出自己的支持者和陣地。

越來越多的簽名活動，與其說是在爭取更多公眾對自己觀點的理解和支持，不如更具體一點，更多可能是給對方陣營的表態、證明、清算甚至討伐。多了後，似乎正成爲某種無奈和可悲的文化表演。

就在這樣“非黑即白”的分類法則中，任何的反思都有可能被指責爲對“暴力、不公義”等大敘述的辯護；“超越二元”更可能騎牆和不痛不癢的代名詞；新可能的出發與沿途更是充滿著無端的汗名、質疑和消解。

公開信簽名完後，可以做什麼？不希望擁抱任何一方的我們，又可以如何發聲？不同但微弱的聲音出來後，我們又會如何面對？

在象徵全球金融中心的世貿大廈被撞的同年 11 月，作爲最高調迎接全球化的國家之一。<sup>49</sup> 中國全國上下熱淚盈眶地歡呼著入世的通過，15 年艱辛談判終成正果，面對更爲開放的市場、世界資本和現代生活方式，好像那個坍塌了的大樓真的只是個大樓而已。

“911 事件”對於中國，是否又是一個可以深入反思的錯失的歷史機遇？

二〇〇八年五月  
于香港元朗馬田村

---

<sup>49</sup> 《從“九一一”事件看中國融入全球體系的二元思潮》，沈旭暉著，選自《全球化與“中國性”》，宋耕編著，2006年，香港大學出版社